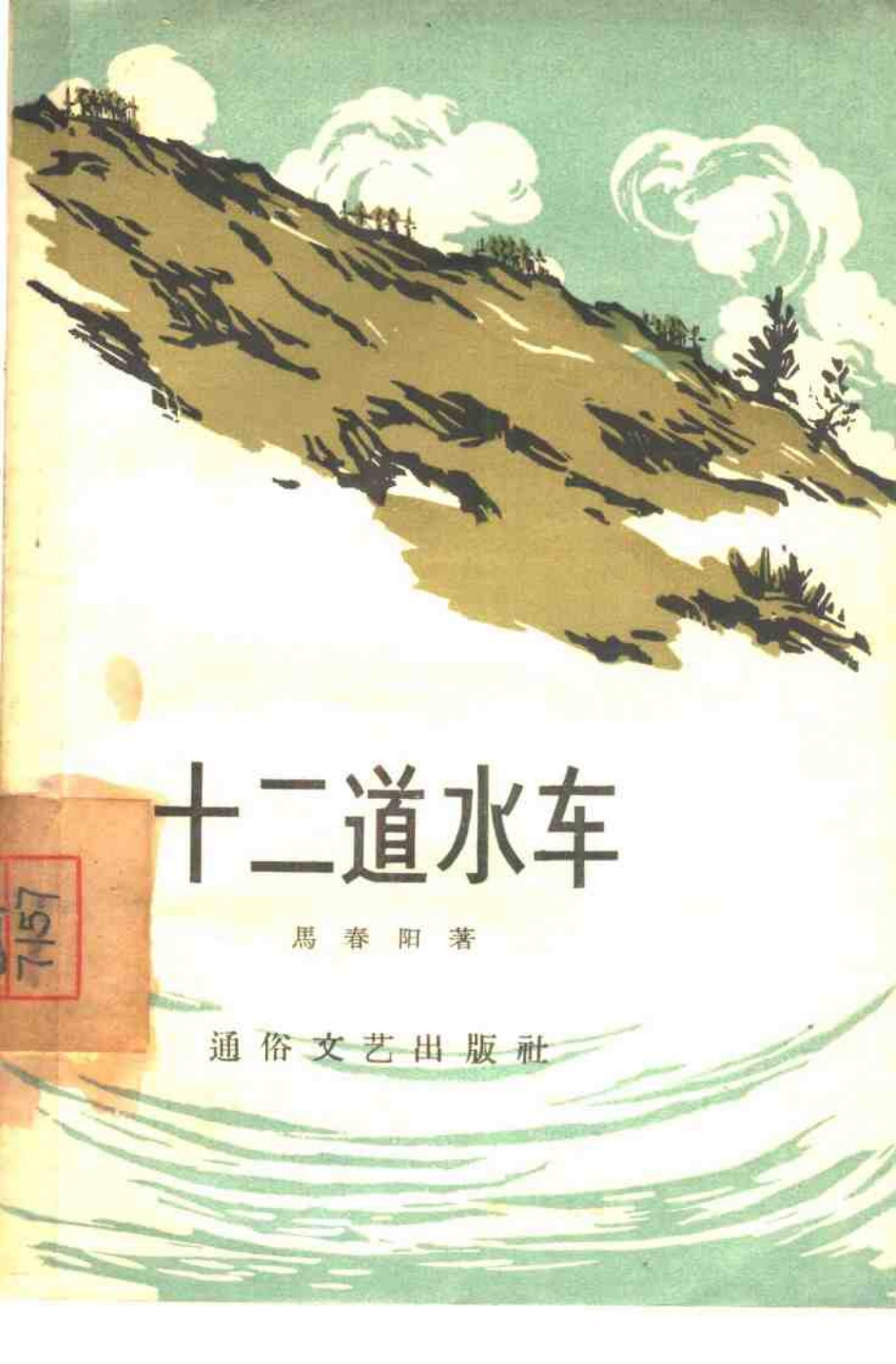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十二道水车

馬 春 阳 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這篇小說圍繞着黃泥崗農業社蓄水防旱的經過，描寫了農業社內先進思想與保守思想的鬥爭。

這裡熱情地歌頌了年輕的社長小寶的成長以及他熱愛農業社、相信群眾力量、發動群眾架起十二道水車車水，戰勝嚴重旱災的精神；同時批判了以副社長老王為首的有保守思想的人，並描寫了他們怎樣在事實面前認識了群眾勞動的巨大力量，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積極投入蓄水防旱工作中。

十二道水車

馬春陽著 永凱 慕勤插圖

封面設計：劉栖梅

※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頤胡同78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

寶文堂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

※

總號（文）0212 開本697×1092 1/32

印張1 7/16 插圖2 字數28,000

1957年4月第一版 195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900

統一書號：T 10023·189

定價：(5) 一角五分

开 头

“春寒多有雨，夏寒井底干”。这五月里的气候，总是刮着凉飕飕的干风；雨啊！几十天不下了。

区委派我到黄泥岗农业社去，帮助总结蓄水防旱中的“十二道水车”的工作经验。我是刚从水田地区调来的，不了解山岗的情况，连路也是陌生的，十多里高低不平的山岗路，走得我好吃力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到了三叉路口，我停下脚步想：黄泥岗社是城有名乡有榜的，而且，在这次蓄水防旱的斗争中，不到十天就完成了任务。常言说得好：“白鸽子专往亮处飞”，到他们那里去的人，一定是不会少的。所以，三条路我拣了东边一条光而阔的路走去。

走了几步，又一想，走错了路多跑腿，倒不要紧，延误时间的责任可担当不起，因为县委会急等着把他们的先进经验向全县推广咧！

“请问，老奶奶，”我看前面路上坐着个老人，身边放着一副担子，不像外路人的样子，就赶上前，恭恭敬敬的向她问路：“黄泥……”不等说完，她就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把担子挑在肩上，和和气气的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你问黄泥岗吗？若不嫌我慢，跟我一道走。”“谢谢你，老奶奶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聚精会神的打量着这位老奶奶。她头发花白了，额头上有着一道又一道深纹，论年纪约摸有

六十岁了。但是，她的精神很好，走起路来，丁东丁东的响，我还要紧紧的跟上。我一见面就欢喜她了。我知道，合作社高级化了，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，可是我总觉得她的担子有点重。瞧，她全身都



是汗水，背上的黑褂子涂上了一层盐霜，跑得那么吃力。“老奶奶，我换你松松肩吧！”我说着，伸手想接过她的担子。“嗨，”她掉过头来对我一笑，“你不要门缝里看人，我重活不能干，当锅铲灶，送茶送饭，还干得来呀！眼下，天干地裂的，那个不出劲干。岗上开水渠，我还去挑它几担呢！可我的儿子也跟你一样，瞧不起老人，担子里的泥土，总是装得不满。嘻，你们就不懂人老心不老的道理。”她说罢，仰着头，指着东边的高岗子说：“看吧，我就是从那里来的。”

我朝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：岗顶上是一片绿茵茵的桑树林；林下面，是满山黄黄的麦穗，迎着太阳闪烁着金光，衬托着密密麻麻蠕动的人影。那“喂喂子嗨！哎哎子呦！”的劳动号子，一阵阵传进我的耳朵。我望着好高兴，转眼又问：“你儿子是谁？”她惊奇的望着我，半天才说：“同

志，也难怪，你沒来过。我的兒子就是社長，叫吳小宝。眼下同大伙兒在鑄心塘边开挖水渠呢！”我問：“我去找他談話行嗎？”她干脆的答復：“不行，他忙得頭顧不得頭，腳顧不得腳，晚上談吧！”

是的，黃泥崗社完成了蓄水防旱的工程后，接着就开挖水渠，做栽秧前的准备工作，怎能不忙呢！我只能先从老奶奶这里了解一点情况。我問：“社里防旱工作做好了嗎？”“唉！好是好了，”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气說，“塘水滿了，可我的兒子瘦得……”她猶豫着，忽然轉過口气，有力的說：“工作嘛，当然要費心机，这算不了什么。”我明白她的意思，我也不多問了。

当晚，我就住在她家。

我剛从別家了解情况回来，還沒坐下。門外进来一个青年，生得圓臉大眼，寬闊的胸膛有兩塊凸鼓鼓的肌肉，紫紅色的肩膀上挂着一件白洋布褂子。他一進門，好像熟人一样毫不拘謹的說：“老馬同志，你来得正好，省得我格格巴巴的写不来。”我明白了，他就是社長吳小宝。

吃晚飯了。吳奶奶端來兩大碗盛得滿滿的猪油蛋炒飯，笑嘻嘻的對我說：“不瞞你說，你要早來半月，我就煮得得出臉的稀粥給你吃。”我不明白話里的意思，半月前就吃粥，半月后就吃油蛋炒飯，这是什么風俗習慣呀？我遲疑的接過那碗飯。小宝格格的笑了，飯米粒噴了一桌。

小宝開完社委會，同一个漂亮的姑娘在唧唧的談話，我

看在眼里，識相的先回來睡覺了。吳奶奶端着亮晶晶的玻璃罩燈，把我領進一間房子里。那房里的擺設十分精緻，紅漆的雕花床，罩一頂白紗布帳子，床上的大紅被和綉花枕頭鋪疊得整齊齊。真像一間新房。照我看，小宝是結過婚的人了，那漂亮的姑娘一定是他的愛人。我躊躇半晌，別有用心的問道：“吳奶奶，這床是兩口子睡的嗎？我想……”“是啊！兩口子睡得真香甜，有說有笑的。”她皺紋里露出了微笑，“你想走嗎？嫌這床髒？告訴你，沒有孩子拉屎拉尿。放心睡吧，馬同志。”我開門見山的說：“我那能嫌髒。不過，既是兩口子睡的，怎麼讓我睡呢？”“嗨，馬同志，”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說：“我說兩口子是指的上面來的男幹部啊！小宝還沒有結婚啊！”這時我的疑團解開了，同時也看出吳奶奶是一位善良而又樂觀的老人。

提起小宝結婚的事，吳奶奶的話匣子就打開了：“馬同志，你坐下來，我們四兩棉花八張弓的細彈（談）細彈吧！”她指東畫西的說：“這些新東西，都是為他結婚辦的……”我性急的打斷她的話，問：“既然萬事齊備，小宝為啥不結婚呢？”她繼續說：“說來話長。本來決定二月十六，後又改到五月初六……”“結婚是吉日，為啥要改期呢？”我問。“還不是為的農業社嗎！二月十六沒到，就給派到縣里學習去了，回來一面轉高級社，一面搞水糞，抗旱保麥苗；五月初六沒到，小宝又到縣里開黨代表大會。回來後又忙十二道水車……就這樣，三花兩繞的，結不成婚了。”我想：結婚嘛，只要雙方同意，到區里領了結婚證，隨便那一天

都行。为啥因为农業社的工作忙，而一再延期呢？結了婚又不会妨碍工作。我想不通，繼續問：“小宝二十三、四岁了吧，男大当婚，拖下去不……”吳奶奶打断我的話說：“我真急死了，比我老比我小的奶奶們，手里都有个胖胖的孙孙抱了。我呢，兩袖清風，連布娃娃都沒一个，多难过呀！我对小宝說，不要延期了，快些結婚吧，教媳妇一肚子养两个胖小子，也好在她們面前摆摆威風。小宝說，社里这样忙，那有心思結婚呀，我比你更急呢！他又說，塘里有了水，屋里就有粮食，到秋后痛痛快快的結吧！”“那你就答应了，抱孙孙不是又要迟四、五个月了嗎？”我笑着說。她說：“不答应咋說呢？一来，小宝沒心思，媳妇娶家来可不能同我睡呀！二来，我也这么想：一輩子养了五个孩子，到現在就只有一个小宝活着，他的终身大事，虽不紅灯花轿，大吹大擂，可也不能就这样‘豆腐、酒，手攬手’呀！延期也好。今年丰收了，娶媳妇、抱孙孙一起来。話又說回来了，当然是早养兒子早得力，可天老爷不帮忙，急也沒用……”她不說下去了，催我早些睡覺。在她未离开这里以前，小宝回来了，那个漂亮的姑娘也来了。这姑娘白白的鴨蛋臉，兩頰的酒渦一笑就有半米深，眼睛像星星似的望着我，短短的头髮上扎了一个淡紅綢的蝴蝶結。經小宝的介紹，才知道她叫王桂蘭。

他們坐在我的对面。桂蘭一頁一頁的翻看着日記本兒，小宝在她的背后伸長脖子也在看，嘴像念佛婆婆一样的顫动着，后又低低的說：“桂蘭，說吧。”她用胳膊肘子搗他一下，說：“你是社長，你先說。”吳奶奶立即对我附耳說：

“你瞧，兩個人多要好呀！”大家听了都笑了起來，吳奶奶一陣哈哈……笑得差一點吹熄了桌上的燈，引得我們更樂個不住。吳奶奶看我們樂了，趕緊把油取來，給燈添足了煤油，捻高了燈芯，使得屋裡顯得格外明亮，使人覺得更為愉快而歡暢。小寶就把十二道水車的工作情況，原原本本的說了。有些說得簡略的地方，便由桂蘭看着筆記本上記的補說一番，說到精彩的地方，吳奶奶便插上几句。當講到干部的領導作用時，吳奶奶半開玩笑的說：“桂蘭她爸作用頂大！”這時候，桂蘭的臉刷的紅了，小寶向他媽使了一個眼色。吳奶奶會意的補充說：“也不能完全怪他，上了年紀的人，總有些眼光看不遠，就拿我說吧，裝勞苦呀！儲糧荒呀！唉，古話一點不錯：‘田怕秋千，人怕老霍。’”

小寶又講了一會兒，我才知道桂蘭她爸就是副社長老三。開始不贊成搞水車蓄水的就是他。

下面就是“十二道水車”的故事。

故 事

清晨，當太陽露出半边臉的時候，黃泥崗上的村莊、樹林、麥棵和青草地上，還浮動着一層白蒙蒙的煙霧。

崗上的農民早起一開門，又看見了這場令人憤恨的迷霧，“甘雨又變了霧了！”已經一个多月不下雨了，人們是多麼焦急的在盼雨呀！這盼雨的慾望，比四十歲沒孩子的婦女盼懷孕還要迫切十倍。當然，一个多月不下雨，對黃泥崗



东面、仅隔一条运河的里下河来说，没有什么关系，那里有着大大小小的涵闸，淮水源源不断的流入内河，保证了千顷良田的灌溉。到秋天，一望无边的、急待收割的水稻在太阳光下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辉，真叫人羡慕啊！可是，黄泥岗呢！那有这听人驱使的水源！当岗上人对天雨失望时，他们就站到最高的岗上去，睁大眼睛，向东叹息：“里下河的农民是前生修来的，福人登福地。我们搬过去，不可能，那末，一定把女儿嫁过去。”这是岗上农民的迷信和幻想。

是的，当人们未弄清“人定胜天”的道理以前，他们的迷信、幻想是有它的根据的。黄泥岗是全岗九个岗子最高的一个，岗顶上的田，离河面有七丈高。岗田虽高，但土壤很粘，最宜栽植水稻。过去流传着几句歌谣：“田高水深，十年九荒，有水有稻，无水遭殃。”解放后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大力兴修了水利，开新塘，浚老塘，扩大容水量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源问题。因为塘里的水是靠下雨天积的，积

了水再用水車車到田里去。去年冬天雨雪不多，今年春雨又少，崗上的塘底，百分之八十朝天了，就連容水最多的“燒心塘”也裂了膀臂大的龟紋；塘边上、道路上的泥灰積了三四寸深，一有点稍大的風，就叫人睜不开眼。据老人說，这是几十年沒見过的干旱年岁啊！

小宝看到了这个灾情，比誰都担心，他是二百一十戶的当家人呀！他想：“塘里沒水，栽不成秧，高級社能巩固下去嗎？县里规划一九五七年秋在这里設立抽水机站，为啥不能提早一年呢？我不能讓农业社拆台散伙；但怎样把塘里蓄滿水呢？”后来，他把蓄水防旱的問題，作为提案提交县党代表大会討論。

小宝出席党代表大会去后，社里的工作，当然由副社長老王挂帅了。老王今年五十二岁了，腰有点躬，肩胛間的肉球有馒头大，打眼一看，就知道他是飽受風霜的农民。他遇到芝麻大的困难，都要嘆气三声，还喜欢打打小算盤。小宝临走前，在社委会上曾研究了三項工作：第一，保护秧苗，那怕用嘴啣水，也不能讓它枯死；第二，全社紧急动员起来，蓄水防旱；第三，治小麦吸漿虫，不讓快要到手的庄稼遭到損害。老王是这样执行的：蓄水防旱等抽水机来了再說；沒水，秧苗也沒法保护，就分給三队的隊長張三爷負責；他只抓住治小麦吸漿虫的工作，以他的說法，这叫“火燒眉毛顧眼前”。

小宝离家第四天的早上，一队队的社員背着“六六六”噴粉器，像輕机枪手一样上崗去了。桂蘭掉在人后，双手捧

着一封信，走着看着又笑着，不知信里有啥甜头。一个外号叫“小鋼炮”的生产队长，看她掉队了，高声叫道：“桂蘭，看吧！小宝来了。”她又惊又喜的抬头一看，那里是小宝，却是一棵老槐树。亏他这一叫，不然，要撞破头咧！桂蘭赶上了，在路上总是去摸摸口袋里的信，有没有丢了。老王见她微紅的臉上挂着笑，猜不透她心里的事兒，忙說：“桂蘭，你为啥这样高兴？”桂蘭天真的說：“爸，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！”老王說：“你呀，像發瘋，一天总有几次好消息，說吧。”桂蘭說：“县里要推广双季稻，打算也在我們崗下湖田上試驗。成功了，爸，一亩田一年可收一千多斤。”老王摇摇头說：“桂蘭，安逸些吧，每年能收一季稻，就是天老爷开恩了。你瞧，看样子，今年一顆稻也收不到呢！”桂蘭撅着嘴說：“你呀，就是欢喜看老皇曆。”小鋼炮插嘴說：“一点不錯，我証明。你看，在前面那块崗田里，浇过水的麦長得比我还高；那块田呢，三岁的孩子蹲下来尿尿，还看見小鸡巴咧！”說得大家都笑了。老王却板着臉孔。

各队到各队的耕作区去了。桂蘭、小鋼炮那一队的人，跟着老王到鷄心塘边去。黄澄澄的元麦、綠油油的小麦，被南風盪起波浪。小鋼炮跑进麦棵里，高兴的叫：“这麦真比我高呀！”桂蘭听到他的声音，却不知他在那里，等一陣風吹来，才在麦浪的伏处看見了小鋼炮的头，她說：“麦長得很好，可是你的个子也太矮了。”小鋼炮說：“太矮，我同小宝不是差不多高，嗨。”大家有說有笑的。可是老王呢，却在那里唉声嘆气。桂蘭只顧說笑，那里注意她爸的心思，

隨便的說：“爸，你为啥不高兴？”“桂蘭，今年麦好，从我記事起沒長过，一定能丰收。不过……”他的声音漸漸的低下去了。“一碗飯不能当千年飽，一季麦不能作周年粮。今年的旱情……麦子虽好，沒水栽秧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！”桂蘭說：“爸，旱情是个困难，但我們是高級社。你……”“算了吧！”老王打断她的話：“高級社不是东海龙王，它能把塘水蓄滿，我才相信。”桂蘭不滿的說：“爸，那你唉声叹气也沒用，索性哭吧，眼泪鼻涕可以把塘流滿。”

“你……”老王本来心火煩躁，听了他亲生的女兒用惡語伤人，真是火上加油。他从身上解下噴粉器，气呼呼的站在那里。打桂蘭嗎？舍不得；回家去嗎？是的，他通常不論同誰生了气，总是躲在家里睡上一天半日的憋气觉。小鋼炮当然摸着他的脾气，走来劝說道：“老王叔，你是長一輩的人，桂蘭跟我們一样，还是个孩子，莫說她話有道理，就是不对，你也該原諒原諒。再說，不是天旱，她已是吳家的人了。”他停了停又說：“至于塘水滿不滿，秧苗栽不栽，待小宝回来再說，何必吵得臉紅脖子粗的，爸不像爸，女兒不像女兒的。嗨，我是瞎放炮呀！”

老王沒話說了，又背起噴粉器跟着大家走了。桂蘭听了“待小宝回来再說”的一句話，又摸了摸口袋，想起了那封信上的話：“……會議还有三天才結束，但我的心已飞到家里来了，明天是星期，如休会，我打算回家一次……”当她跟老王斗了嘴以后，总是思念小宝。記得二月里小宝到县里去學習怎样办高級社的时候，沒到三天，就写了一封信回来，叫

大家醞釀轉辦高級社。小鋼炮那時是初級社的副社長，他就拾到鸡毛當令箭，當晚就開群眾大會，他頭一歪，眼一閉，信口開河。什麼高級社的好處呀！政策呀！辦高級社的辦法呀！講了一大通，可都講不周全，還亂說什麼四十條規劃：

“……高級化，還要併村庄，不問大庄和小舍，都要集中搬到黃泥崗。”老王家是單門獨戶，聽了他這一宣傳，瞞着桂蘭，連夜砍倒了屋後的十多棵老楊樹。第二天早晨桂蘭看見了，急得雙腳直跳。老王卻冷冷的說：“你急什麼，村庄併起來，樹丟在這裡有啥用，不然就要歸社所有。”好事不出門，坏事揚天下，老王砍樹的事兒，一傳十，十傳百的鬧開了。有些人還加油添醬。後來，有好幾十家跟着要砍樹、殺豬、賣牲口。幸好當晚小宝趁星期日趕回來了，做了一番宣傳解釋，才算平息了這場風波。

*

*

*

今天，小宝真的從崗下跑回來了。大家一窩蜂似的迎來，與小宝碰個對面，立住了腳。小鋼炮望着背面的桂蘭，心想：沒散會就回來，可能是想她。老王估量是：縣里批准興建抽水機站了，他回來是送好消息的。

小宝跑急了，喘了一口氣，便笑着說：“怎麼，你們都變成啞巴了，為啥不說話？”

“你呀，又在縣里聽了什麼大報告，還說笑話呢，社里老的小的，愁都愁死了。”

“對了，塘里水都上天了，今年的秋荒擺下來了。”

“社長，我長了六十歲了，還沒見過今年這樣的旱情

呢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老王曉得小宝的性情，蹲下去，从地上抓起一把沙灰，伸到小宝的面前，他覺得剛才說話的三个人，都是他有力的助手，所以他大着胆，高声的說：“天天下霧不下雨，民国十八年上，也沒干得沙灰鋪路呀！怪不得我老爷爷說：‘五月里霧，人走魚的路’。天老爷要灭人了。”小宝点点头，翻着大眼，向人叢中望了几遍，然后說：“你們的話很对，据天文台报告，一个栽秧場可能还是沒雨下，到了时霉天，才有些希望。”

“那末，怎么办呢？”老王追一步說。

“沒有別的办法，克服困难，干下去！”小宝有力的說。老王看了剛才說話的几个人一眼，然后又对小宝說：

“我不懂，到底靠什么干，說得倒容易。”

小王斬鋼削鉄的說：“靠群众力量来干！”

这时候，大多数的社員們，大眼望小眼，搖头的，嘆气的，还有躁脚的，三个一群，四个一堆，唧唧喳喳的議論起来了。由于人散开了，小宝才看見桂蘭板着臉孔、尖着嘴唇，一动也不动的站在小鋼炮的背面。

“桂蘭，你为啥不說話？”

“說話？……”她眼圈一紅，滴了几滴泪水，拔腿就向老槐树下跑去。小宝是曉得她有宝宝脾气的，但不知道究竟为啥这样，他翻着大眼望着小鋼炮，小鋼炮又向老王歪歪嘴。老王尷尬的說：“社長，那是家务事。我問你，社里叫你向县里要五台抽水机，提了沒有？”“提是提了，就是远水

救不了近火，今年國家還不能供給我們，明年再說吧！”小宝為了要抽水機，縣委雖沒有批評他，但他已覺悟到依賴抽水機的想法是不對的。他試探的說：“老王叔，你的生產經驗比我多，除了抽水機，還有別的办法來蓄水防旱嗎？”老王本來對栽秧還存一線之望——就是盼抽水機來，現在這一點也絕望了，他余氣未消的說：“有办法，倒不要抽水機了；有办法，倒不跟桂蘭鬧氣了；有办法……”“別說了，等我開過會回來再商量吧！”小宝沒有再頂牛，一來自己对蓄水也沒十分把握，二來老王是他的丈人，吵吵鬧鬧也不好。不過，他那領導群眾蓄水防旱的決心，是砍不爛燒不毀的。最後他對老王說：“老王叔，你也是群眾選出來的，應該為群眾辦好事。俗話說：‘龍無頭不行’，我們就要領起頭來，克服‘等雨’‘依賴抽水機’的消極情緒，同大伙兒一道，向旱情作斗争。老王叔，我們是干社會主義的帶路人，不能見困難就縮頭呀！”老王沒有吭聲，小宝以為他自己是醫生，替老王打了一針。

小鋼炮半天不開口了，听了這一番話，也好像被打了一針，舒坦的說：“小宝，你再不回來，連秧苗都沒有人保護了，大家都顧慮沒稻收，分不到工資，沒心思去管它，幸好張三爺死活不離秧池，才沒有干死它。眼下我們就動嘴宣傳抗旱，等你回來再動手蓄水。怎麼樣？”“好是好，”小宝從懷里拿出一個小本本，交給他，笑着說：“不過你再不要頭一歪，眼一閉的亂說一通：‘四十條啦，併村庄啦。’”小鋼炮接過一看，是防旱抗旱的宣傳提綱，他眼睛合成一條綫，

說：“有了它，又有了桂蘭，再不會瞎說了。”一面說一面又朝老槐樹下歪嘴，使了個眼色，“桂蘭是高小畢業生，這本本先給她看吧！順便再去勸勸她。”說罷，拉着大家又去干活了。小宝等小鋼炮再回頭偷看時，已一溜到老槐樹下，與桂蘭肩搭肩坐着了。他把她的手拉到自己的膝蓋上，握得緊緊的說：“桂蘭，你生你爸的氣，還是生我的氣。”只見桂蘭的頭低得下巴靠頸鎖骨，水晶晶的泪水刷的淌下來，落到地上，很快被干得發燙的沙灰吸沒了。停了一刻，又抽咽的說：“什麼都不說了，你回來要替社里爭口氣，把塘水蓄滿了，看他們這些老落后的臉朝那里擺。”小宝一切都明白了，說：“這並不是爭氣的問題，我們應該對農業社負責。告訴你，桂蘭，我听了縣委書記的報告，恨不得長着翅膀飛回來……”“出了什麼事呢？”桂蘭擦干眼淚，抬了頭，把遮在前額上的頭髮拂到後面去，說：“小宝，你快說。”

太陽偏西了，樹影子已由北向東移了一大截，火辣辣的陽光正從稀稀的樹葉眼里，篩在他們的身上。小宝拍拍屁股上的沙灰，拉着桂蘭一齊站了起來，用手帕替她揩去臉頰上的泪痕，然後邊走邊說：“出生以來，沒參加過這樣的黨代表大會，真是受了不少教育。縣委的報告中說：‘……某些農業社干部，沉不住氣，被旱情吓倒了，不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解決，總是手伸得長長的、眼睛向上翻得大大的，要抽水機啦！要貸款啦！增加糧食供應啦！……’你听听，這不是說的我們嗎？我急死了，恨不得會議提早三天結束，讓我

回来埋头干个名堂出来，好叫县委抓不住黄泥岗农业社的小辫子，把模范社的红旗继续保下去。可真巧，报告完了，主持会议的人说：“明天星期休息，代表们在下面辛苦了，可以利用假日游玩游玩。”我心里说，对不起，我收稻以后再来玩吧！我一心想回来，晚饭也不想吃。出了会场，不巧得很，碰到沈家山社的小朱，他把我攀住了，陪我吃饭，又陪我去看戏。倒不错，是县中学生演的，我看了‘人定胜天’的话剧，我回来的念头倒忘了。后来又看到男的和女的打花鼓，不知怎的，我就起身要走了。小朱死命的抱住我：

‘到哪里去？’我一想，如说回家，他一定说：“才离家四天就想桂兰啦！”嗨，我就哟的一声：“肚痛呀！上厕所。”他看我的样子就让我走啦！”两人大笑一阵，不知不觉的走到岗下了，小宝停了脚步说：“你回去吧！好好的同小钢炮、徐三爷他们研究研究，到底怎样把湖水翻到塘里去。”桂兰也不留他了，因为他还有三十五里路要赶。她咬着下嘴唇，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，直到看不见了，才慢慢的走上岗来。

* * *

几天后，小宝开完了党代表大会，高高兴兴的回来了。

小宝回家的当天晚上，家里差一点挤破了门，来的人中，青年多老人少，噼噼啪啪，问长问短，嘻嘻哈哈，有说有笑。这时，老王家也呆着几个人，他们谈不上几句话，就没精打采的各自散了。只落得老王孤孤单单的坐在桌边，一袋接一袋的抽旱烟：“干，依靠群众力量，嘿，群众又不是